

民國二十四年印

章江憶語

萬載丁耀華泣述

月一年五廿國民

贈華耀丁

館藝圖平北立國

章江憶語

萬載丁耀華泣述



故元配張氏，名美華，字楣環，溫良恭儉，沈靜端莊，工刺繡，能詩文。洵巾幗中不可多得之人，迺天不假年，遽遭天折，緬懷昔日情景，益使予淚下歔歔，抱恨靡已！數月求，屢擬將妻生平事實，借重管城，以誌萬一，無如神智昏昏，未克如願，邇爲饑寒所迫，奔走風塵，特於匆促間，抖擻精神，含淚述之，藉表微忱。

戊申 妻二歲，妹弟尙未生，渠祖母愍其姑母年少寡鵠，幽居守節，膝下無人，寂寞難堪，囑其父將妻與之撫育，視若己出。其父仁人

，慨然遵命。妻離母懷抱，時常啼哭，百方誘之漸安，惟呼姑母仍以舊稱。久之姑母故意不應，即知改爲阿娘，姑母見此智慧，愛若掌珠。

辛亥 開始就塾，其師授以初級國語，誦之若流，稍長加以經史，便能領解。

丁巳 學刺繡於姨母，未逮兩月，所刺山水人物，草木花果，鳥獸蟲魚，真草隸篆，無不適中合度，輕秀生動，形狀逼肖；他如盤金穿紗，亦心機巧出，識者咸以高出顧氏，驚爲鍼絕。自是求婚者紛至其門，姑母愛妻情慙，稍有不愜，則加拒絕，而其生母，亦以係己出，須得同意，方可允旃。有時姑母以爲稱心，生母未必中意，又事不諧。

，故頻年以來，猶待字閨中。

庚申 余肄業南昌，暑期間籍休息，適虎鞍塘龍子溪先生與胞兄慶箴等同市貿易，店宇相距不及百步，見余文質彬彬，以葭莩之誼，自動前往作伐。而阿母於余婚事，亦鄭重物色，以家世清白，女子才貌兼全甫可，探悉妻爲芳木山清例貢生張翁燦垣子，國學生燿焜先生之長女，窈窕非凡，學術堪誇。其家起自力田，富甲鄉里，孝弟寬仁，五世未衰，雖燿焜先生逝世有年，而妻母湯太夫人出自名門，教育有方，名聞遐邇，始欣然擇吉致聘。

癸亥 余兄弟三，姊一，四齡失怙，窮困異常，賴阿母柏舟自誓，艱苦奮鬥，以荆釵布裙之身，任沐雨櫛風之事，遵照先父遺囑，繼續

耕種，因人力不敷，典質薄田數畝，使兄業商，經年億則屢中，率爾小康，其時余尚幼稚，渾渾噩噩，戢鱗潛翼，除咕嚕外，幾無若何勞其形。詎日久性成，進而己身之洗髮修容等事，亦須假手於予姊，迄姊出閣，不慣殊甚。絲阿母以予夏季畢業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，陞學北平，路途窈遠，回籍匪易，徵得妻母同意，於一月良辰與予結褵，情膠意漆，如鼓瑟琴，昔日假手於予姊者，以及他務，俱由妻纖纖十指而行，人見之輒有笑者，妻毫不爲奇，行之如故。聞妻在母家之梳粧澆刷，多使婢女爲之，而於予獨自爲之，且十有一年如一日，素無倦容，實令予不勝感懷耳！

未幾，偕妻歸甯，有日遊覽後園花木，一一指點其名，辨別其性

，細心教以移接之法，予依之，多綠葉成陰，奇花怒放，刻花木無損，而伊人不在，思之黯然神傷！

乙丑 妻性聰穎，曩於無意間，授以詩詞作法，不及半載，四聲五音，三義八病，辨別明晰，且於古唐詩合解，白香詞譜，暨遜清各名家詩集，熟讀無遺。予見之，喜而不寐，歷有年矣。十月既望。棲遲北地，天氣嚴寒，雨雪霏霏，曾賦五律一章寄妻，以增其研究興趣，內有『不有佳人伴，空歡度此宵』句，後桂林周守銘先生得閱底稿云：『不有非吉語，宜易他字。』予未果信，置諸不理，乃成爲讖詩，何夫！人不言，言必有中也！

丙寅 邇年胞兄慶箴經營滬漢生意，連遭失敗，家道中衰，予求學

他鄉，資用乏絕，曾將妻積存番餅數百圓，借用殆盡，妻毫不介意。隆冬聞予尙虞不足，又竭其籌措之力，腋集番餅百餘圓匯予，俾得度過緊迫之年關，而專心致志於學業。妻之於予可謂仁至義盡，惜命生不辰，動輒數奇，未及共享榮華，而先有吹白之夢；嗚呼！昊天何不仁乃爾！

丁卯 余爲逆境所苦，百憂感心，遽爾咯血盈升，人言多屬罔治，惶恐萬狀，飛函囑妻：『華上有老母，下無子女，一旦身死異地，首丘歸正，菽水承歡，其能如願乎？』聞妻讀悉，放聲大哭。乃事有不然，予之囑妻，而爲妻之囑余；妻之哭予，而爲予之哭妻；予以沉疴，得轉危爲安，妻以生產，竟化喜爲悲！予未死，而妻死矣！所謂歸

正也，承歡也，悉加於予！反爲妻撫棺而泣！臨穴而窆矣！從茲枕前淚共階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，漫漫長夜，使我如何了得！

咯血經協和醫院調治，尙未復發，以醫生堅囑速卽南旋，六月杪啓程至津，折抵秦皇島小作勾留，遵海而南，溯長江，渡洞庭，回抵家園。妻見予顏色憔悴，骨瘦如柴，心爲之痛，淚珠將垂，以予方歸，盡力鎮忍，卒因感傷已極，脫眶而出，似此休戚相關，真情流露，非精神合一，其能有耶？

越旬，兩足發爛，血肉淋漓，妻每爲予煎水洗滌，研藥塗敷，手勢過輕，則膿痂不能除去，稍重則痛極難受，洗滌一次，須費去其充分精神，始能竣事。延及半載，從未見其憚煩。惟期脫然愈耳。

妻嫁時，頗具厚奩，如珍珠寶石，輕裘細葛，金銀器皿，竹木用具，無不琳瑯滿目，應有盡有，前予南旋，因川資不敷，將所有衣物，并妻給與之帳毯被褥等件，概行典質，以資挹注；僅留書四箱爲隨身伴侶。泊乎三秋，木衰風厲，天氣漸寒，妻見余衣單，盡將箱篋織物，任予選擇，雇工縫成長短不一，以備禦寒。

戊辰 予爲經濟壓迫，中途輟學，妻以母家豐裕，幾度歸甯、婉商斧助，無如江河日下，世態炎涼，見予家如此，雖誼屬東牀，亦形同陌路，一毛不拔。無法可想，祇得佐治銅鼓，爲他人作嫁衣裳，以冀矮屋之微糈，留供陋巷之簞食。乃到差未久，紅匪傾巢陷城，焚燬縣府，殺人越貨。予喬裝苦力，逃至其母家，因感冒寒暑，徧體發熱，

汗出如寫。妻朝夕看護，無微不至，時值深夜，慮予受寒，伴予而睡，予恐被傳染，拒之不去。

己巳 秋初，余由萬安奉調指導萬載黨務，回見妻身體較前胖而增長，剪去髮髻，梳時式粧，肌理細膩，娥眉淡掃，儼若天之仙子，私心爲之一喜，乃有此軀殼，偏不延年，予甚惑焉！

萬安地處贛河中遊，風俗習慣，與吾縣略異，出門素無肩輿可乘，祇有騎馬代步；予染得其習慣，在縣亦多捨轎而備馬。有日妻歸甯，爲節省轎費，騎予馬，揚鞭擊之，風馳電掣而去，觀其態度瀟灑，姿勢自然，較予純熟多矣。

梓里昆連湘省，當萬瀏公路尙未修築，交通阻滯，因此匪共常經

白水昌集境等地而來騷擾，素秋尤烈，曾將株潭南市街店鋪關鎖，避居小塘山，予擬運出物件，藏匿民家，胞兄慶箴不以爲然，予與之辯，行將齟齬，其時妻與予同午餐，慌忙躡足阻予；蓋其意：兄弟怡怡，可謂士矣，豈可因細故而乃如是。予從之，骨肉感情，日益增進，自少至壯，無一閒言，而家務得以蒸蒸日上。噫！妻之徽美，豈人所能及哉！

辛未 民國締造，登庸敗壞，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，任何時代，莫及其甚！人屬親故，或善鑽營，則不問品格如何？才調有否？概予拔擢，印累綬若；否則，英俊異才，行能高妙，反投閒置散，難覓枝棲；此司空見慣，毫不爲奇。予自去春重行負笈北上，徂夏畢業，爲求

學以致用由冀而察而晉而綏，不遠千里，莫展一籌，徒徘徊大黑河畔，憑弔青塚而已！丁斯時也，家鄉匪患，益形猖獗，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傷心慘目，無所不用其極！阿母以古稀將屆之年，處風鶴頻驚之中，衣衫襤褸，飲食惡劣，日居陋室，夜宿草野，受盡艱險，以避荼毒。九夏國軍馳往剿，匪潰，倉惶偕胞兄慶梅逃至城廂，身無半銅，難以久留，折至宜春袁戚家中，寄住月餘，陡然抱恙，夜不交睫，回棹南昌聞之，不勝焦急，幸已奉派整理萬載黨務，手中無甚拮据，星夜回抵縣城，迎母拜謁，勿藥有喜，愉快莫名！迄二月國軍兩度進剿三區，妻脫離虎口至縣，得悉此情，以無恆產全恃薄薪度日，至爲困難，而最危險，力戒奢侈，崇尚節儉，雖妝奩被匪劫盡，非至必

要時，未見添製半絲半縷，素以身上花絲葛襖過短，欲更縫長袍，因價值稍昂，卒至仍舊，妻之儉僕，誠屬可風。

昔年定製赤金戒指二，一鐫妻字，一鐫予號，篆字方形，上飾三星，精巧無匹，與妻視爲惟一愛物，交換而戴。三月復奉調整東鄉黨務，于役數月，有如雞肋，請假由滬航海啓旋，繞道廈門香港等地至廣州，圖謀發展，因工作尙未定奪，爲却逆旅寂寥，乘汽車出東關，駛十里許，登白雲山遊玩，行及山腰，遊人漸罕，探求幽勝，拾級而上，忽見迎面突來三人，形似勞工，不疑有違法舉動，未爲預防。旋行近予身，一人攜出手槍，實彈對予，二人執予左右手，予知遇匪，將戒指及衣帽銀幣自動與之，尙不肯釋，強予隨行數里，令駐深谷

中，以執槍匪守旃，餘者遁去復來，想已商權：聽予口音，係屬遠客，非位尊而多金者，無容綁票，遙指他徑，飭予歸去，幸得保全性命。乃以惟一愛物，有此預兆，雖知不祥，未料竟若是之甚！嗚呼！追維疇曩，心痛無似！

壬申 桑梓匪患，年來有加無已，殺人盈野，時有所聞，尙難回去。妻隨阿母住居縣城南門外啞子窰，經營家務，量入爲出，逐日用費，親自登賬，俾一目了然，而免臨渴掘井之虞。無奈予投筆從戎，駐紮五華，往郵局匯款，以萬載匪化，奉令停止，改由湘轉寄，需時一月以上。當款項未到達際，而家中適值廢曆年關，銀根奇緊，借貸無門，妻窮其羅掘，深感困頓，知單純節儉，不足濟事，實行躬自苦工

，操井臼，執箕箒，縫衣裳，捲花爆，終日無暇，惟以減少家用，而輕予負擔爲懷。諺云：『家貧思賢妻』，此語無異爲予而有也。

癸酉 予攝於饑寒，南轅北輟，在外日多，與妻雖名爲木婚，而同居之日，總計未及三年。妻以迫於環境，非人力所能遷就，素無怨言。客秋，解除武裝，由粵至蘇至皖至豫，長行四千里，無從脫穎，重回南昌，改執教鞭於鴻聲中學，因入不敷出，奔抵武昌，霸棲數月，屈指離家兩載有餘，夏令還至萬載，於故紙堆中發見與予共視湖南湘鄉劉振坤函知：『數月來，養病津門，日與藥石爲伍，深恐朝不保夕！』等語；讀之毛髮森豎，握管慰問，爲妻察覺，翌日以他故口占一絕云，『愁老紅顏壻始歸，畫眉相近問何遲？關山難越非無路，勿謂

他鄉妾不知！』似略有氣憤；經予解釋，頃卽消滅。閱月糊口豐城，而寄振坤緘，郵差以人面不知何處去？無從投遞，退回爲妻接得，於尋常婦女必至多事；而妻則不然，迭函設法探訊，以快予意。其性情溫良，洵非筆墨所能形容。予嘗讀劉峻傳：『敬通有忌妻，以至身操井臼；予有悍妻，亦令家道轆軻。』思之與其相反若是，予何其幸，人何不幸，無不手舞足蹈，藉消塊壘。乃不克百年偕老，中途捨我而逝，丁茲萬惡社會，苦辛無窮！而今而後，曷以解憂！嗚呼！傷哉！

予有嗜書癖，散盡黃金，收之二千冊以上，經史子集，珍藏家中，因赤匪騷擾，多已遺失；而寄存南昌之社會科學書籍，及歷年所作，概遭祝融，殊難記憶，幸妻過日者，尙能述之，得存一二。此外偶

爲文藝，以書籍不有，典故罔由查考，問之於妻，疑難立解。予研究學術，得以增進，實有賴焉。

妻性幽靜，足不出戶，非至親契友，常蒞予家者，罕見其面。昔避居小塘山，公餘邀往郊外遊玩，行未百武，鄉人注目而視，妻卽不前，獨自回轉，本歲贛湘公路線築成，舉行通車典禮，始偕阿母，暨予姪女甥等數人，出東門，行五里，至鵝峯車站參觀。此生平第一次與其出外遊覽而得完成者也。

阿母年高髮白，體弱病多，九十月之交，病魔爲殃，飲食不思，心痛如刺，劇時知覺頓失，呼吸停止，間或顛狂，糊言亂爲，兼之嘔吐頻頻，降血不已。妻侍奉湯藥，且夕弗離，倒糞除穢，毫不爲避。

荷阿母神知稍涸，慮其久餓，粒食難以箸進，則以指徐徐撮入旃。逾月阿母病息，言及莞爾。

甲戌 吾族於有元末葉，由高安開府參軍仕謙公裔伯山公支，分至萬載池溪，子孫蕃衍，一萬有奇，散布全縣各區，進而再分至宜春上高等縣，因距離過遠，勢難團結，族房長中斷久矣。本省頻年兜剿匪共，當道爲奏效迅速，明令各姓組織族董會，以補軍事政治力量之不逮。吾族遵照成立，推舉予爲族長，妻以猶致力學術，無暇兼顧，兼顧則有妨礙，勸勉辭退。予雖不從，然其慮之深，思之周，頗爲動容。

妻日懷孕，以四肢肉動，夜夢不祥，及星家言爲憂，予以事屬怪

異，未甚迷信，辭去萬載縣築路委員曾職務，來省任農村救濟指導員，進駐樂安。七月回籍，復去之日，黎明在牀，妻云：「臨盆將近，非家用浩大，需款甚殷，不忍予去，」頗有依依之慨。予以阿母在堂，且其妯娌和諧，照料有人，毅然啓程，乃生離竟成死別，早知有此，雖國府主席，亦不忍遠離而就，矧斗解之祿也！噫嘻！悔恨其有窮乎！

抵省數日，奉令改駐遂川指導農村救濟，供職旬餘，接家書云：「妻於十八日晨產一男一喜極賦七絕二首，寄贈親友，內有『日學禮詩勤同詳』句，步韻甚難，有和爲『幾回搔首暗端詳』者，予以其下筆鹵莽，略撕燬之，乃九月二日停午，忽得電知：『妻於卅（夏曆七

月二十一日戌時病故，嬰孩前六日而夭。一噩耗傳來，曷勝哀痛，而以搔首端詳，予惡而撕毀之，乃僞隨之而來，使予不得不如斯。命運何其苦也！溯廿日戌時，遂城狂風暴雨，昏天黑地，真個萬分愁人，既而深更，寢不安席，起坐吟詩，苦非一綿綿此恨絕無期，一不能成，豈妻之芳魂飛來，有以感應也？

六日奔抵城廂別墅，淒涼一棺，停厝廳中，以往日親子歸來，眉弄色舞之妻，而爲不見其容，不聞其聲之妻矣！予心傷淚落，悲不自勝，雖白髮在堂，怎禁慟哭尖聲！聞妻產後，起居如常，飲食如常，香消前三時，忽爾兩肩遽痛，手足抽縮，阿母急煮菖蒲艾葉擦之，漸止，須臾復發，竟昏迷不省人事，嗒然長逝矣！究其病源，產後傷風襲

汗，醫者先數日開方，未親臨探脈，復未訊明病狀，誤以少陽症藥投下，實無異操刀殺之耳！卅日已刻，易醫調治，單方雖中，而病入膏肓，難有救效，設當日予不遠離，則藥劑斷不能誤投，而妻亦不致夭折。殺妻之人，直接雖屬醫者，間接非予其誰！予實罪甚！已矣！尙何言哉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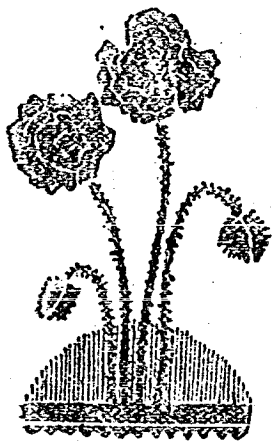
妻生前知命之有數，物化難逃，自行製備衣裳襪履，遺作殮用，并託妯娌轉知爲其嗔經超度。予依照開堂設奠，嗔日蓮血盆經全藏完畢，扶柩安葬於大北門外龍河中學右側，梧桐落葉田螺吐靨形，辛山乙向，卯酉分金。當前隔小丘，有「龍河晚渡」，爲吾縣八名景之一，青山綠水，茂林修竹，春流橫虹，簑翁釣雪，此地俱云大有可觀

，芳魂儘堪隨時怡顏。而予嗣後祭掃，出城立達，亦較便利，故決意
墓旃。嗟乎！以十一年同衾共枕之佳偶，一旦置於荒烟野蔓之幽谷，
冥異路，永無良晤，屏予沈沈飲泣，將何以終其天年！

妻母湯太夫人，庚午被匪焚燬屋宇，擄掠貨財，拘至株潭，欲奪
其志，而污其身，引誘之不從，恫嚇之不從，脅迫之亦不從。匪無可
奈何，於是年夏曆八月初四日午時殺戮旃，享年四十有一，聞其被害
時，從容不迫，神色自如，狂呼剷除匪黨無已，誠世間希有之烈婦！
辛未，內弟梅生，又被慘殺，尸身湮沒。妻天性孝友，每以此促予呈
請嚴懲匪魁，以昭炯戒；褒揚其母，以彰貞烈。刻雖得國民政府題頒
「忠潔行芳」匾額，而大仇未報，先行相繼去世，九京有知，想不甘

心。惟予終當不顧利害，償妻道願，望少待焉！

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脫稿於南昌旅次



中華民國廿五年壹月九日 收到



8
112384

112384